

价往往高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。常言道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之所以贵，就因为难，难就难在正确地估计自己。

过去蒋南翔校长总是强调清华师生要谦虚谨慎，不要总是卖“清华香肠”。他说清华香肠好吃，但不必到处去宣传，外人在尝过清华香肠后就知道它真正的味道了。他对毕业生说，到了新单位，不要急着亮清华牌子，要放下身段，虚心向老同志、工人师傅学习。真要是有一本事，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，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知道了你是清华的毕业生，你就给母校争了

光，那时候清华因你而骄傲，你就是“清华香肠”。清华光环是我们严于律己的警醒剂、埋头苦干的动力源。

第三，保重身体。健康是人生之宝，是继续进取、不断超越自我的基础和前提。为了健康工作50年，我们必须保重自己的身体。即使健康工作了50年，也还不是终点，蒋校长说的是至少50年，我们还要继续凭借健康的身体使自我价值最大化。希望我们都为健康而努力，相约10年以后再重逢。愿我们的每次重逢都是彼此的照亮。

文青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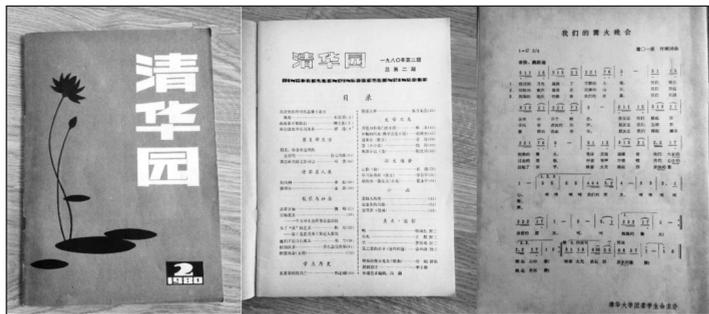
○李 军（1980级自动化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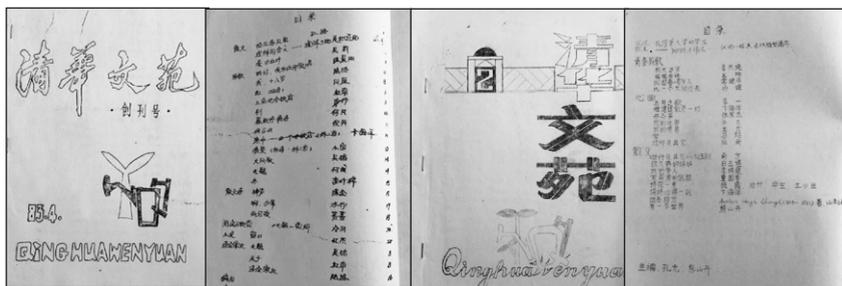
1977年，中断了11年的全国统一高考，终于在邓小平的决断之下得以恢复。1978年，1977级和1978级相继入学后，清华园里的学生文学活动也终于重现生机。1979年，校报《新清华》复刊；1980年，团委学生会创办了学生刊物《清华园》。现在可以查到的零字班（1980级）同学发表的第一篇作品，是建01傅刚词曲的《我们的篝火晚会》（《清华园》1980年第2期），不过居然目录写错了歌名，作者名

字也用了不规范的简化汉字。

1982—1983学年度，我在校学生会担任副主席，分工中包括联系校会文艺部，有幸接触了当时同学中的一批“文艺青年”，特别是“文学爱好者”。那时活跃的包括九字班的孙路、张红、武平、陈红和一字班的古丽蓉、李毅、熊山卉、王玮等，不过有些是我多年后才熟悉的校友。零字班的两位“大诗人”李兴堤、王云，作品丰硕。孔元、王云也参加了很多学生文学期刊的组稿和编辑工作。

1983年4月，《清华文苑》创刊，因为学生会经费拮据，全靠编辑部的同学们自己刻蜡板油印。到1984年，条件有所改善，《清华文学》和《清华歌声》都





己的学生记者。文学评论社成立于1983年9月26日（据《新清华》1983年10月20日第870期报

是打字胶印的了。那时的学生文学作品有散文、小说等各种形式，但以诗居多，所以《清华文学》在1984年和1985年各发行一期外，还在这两年分别编发了诗增刊各一期。这两期诗增刊《华彩》和《四月》都是零字班“仙女”王云主持编辑的，而封面设计和插图则是零字班“才子”夏淳的大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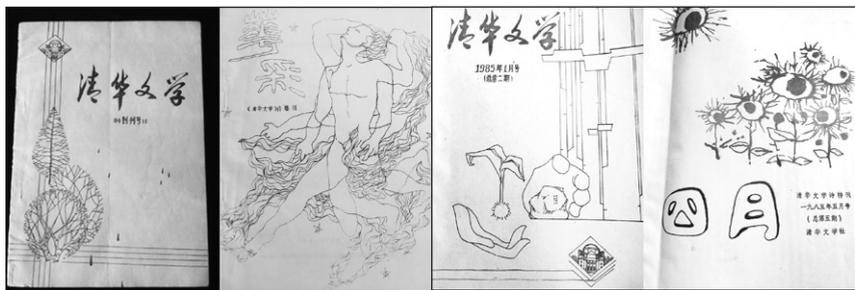
据《新清华》1979年9月20日第799期报道，清华学生文学社是1979年上半年成立的。在《清华文学》及其诗增刊中，可以看到1984年和1985年文学社主要成员名单，而且中间还有变化。那时，二字班和三字班的同学逐渐成为主力，四字班的新生邓卫也崭露头角。但我那时已进入高年级，很少参加相关活动，也就无缘结识他们了。到了零字班毕业前，学生文学活动已经十分活跃，“四月诗会”可谓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（据《新清华》1985年6月19日第900期报道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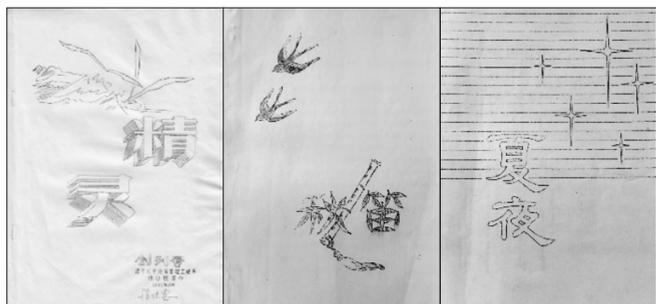
与文学社大致同期的还有学生通讯社，主要负责为广播台供稿。记得《新清华》也有自

己的学生记者。文学评论社成立于1983年9月26日（据《新清华》1983年10月20日第870期报道），是年轻教师马相武推动组建的，成员虽以本科生为主，但也包括指导教师和研究生，所以并非纯学生社团。马老师1982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，来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任教，热衷于参加和指导学生文学活动。在二教举办的《晚霞消失的时候》讨论会，盛况空前（据《新清华》1983年12月26日第874期报道）。那时的校领导在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”期间，直接面向众多思想活跃学生，一起就敏感议题平等讨论，实在让人称叹。

那些年，各系颇具特色的班刊也如雨后天春笋，其中也不乏时代特点鲜明的出色作品。作为反映我们那一代清华人学生时代的生动记录，这些诗文与我们的影像、歌声、舞姿一起，刻入了清华的历史年轮。

1985年毕业前，零字班出版了十期《零报》，除了毕业年级的相关消息和报道，也发表了一些诗文。有的抒发了对母校的别离之情，有的表达了大学毕业踏上





征程的豪情壮志，成为零字班独特的青春记忆。

2015年，零字班毕业三十年之际，我独自汇集了一些当年的资料，包括一期《清华园》和多期《清华文苑》《清华文学》等，准备捐给档案馆和校史馆。一时兴起，又四处搜集了一些，整理出来，取名“春华拾零”，放到博客网上分享给零友。今年正值零字班毕业四十年，但原来的博客链接失效了，我自己的存档不完整，便试探着问秩年活动总召集人史宗恺，可否请在搜狐工作的校友帮忙恢复，居然就起死回生了。我又借助OCR恢复了一些十年前缺失的文字，并在刘燕欣、陈明星等零友帮助下，增加了几篇这几年新发掘的旧稿，更正了一些错别字。这些资料变得更加鲜活了。其中几篇，还被推送到零字班毕业四十年公众号。

当年零字班在校时的文青往事并不如烟，只是有些还在大家故纸堆里，没能被再次分享。不急，还有下一个十年，更多的十年。希望这些散落的文采和诗情能重现江湖，让我们蓦然回首之际再现惊鸿一瞥。

最后，谨以毕业不久时写的一首小诗，怀念零字班的文青往昔。

献给我零字班的诗友

老诗友们都离去了
去远方
寻那穿空裂岸的巨浪
轻和着温柔母亲的脉动
重温起斜倚着夕阳的痴想
哦 那是童年稚拙的痴想啊
一个狂放的男子汉
低吟出神女峰的柔肠

老诗友们都离去了
去远方
寻那白鸟迁去的异乡
仍旧是披着素洁的云衫
吸吮着新大陆草叶的芬芳
哦 那是彼岸狂傲的芬芳啊
一个忧郁的小精灵
漂泊在惠特曼的故乡

老诗友们都离去了
留下一片冥想
一片若失的惆怅

1985 年秋